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

清沈 荏

荏初見徐星伯先生即問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先生出長春真人《西遊記》見示記後有先生跋詳證金山西南山川道里得目驗者又有程董二跋皆言邪米思干今撒馬兒罕嗣見先生所藏乾隆十三排輿圖知撒馬兒罕在霍罕西北即大石河中府也獨和林所在尚未得其審今讀張德輝《紀行》始知和林城東北有一澤泊因悟記所言皇后窩里朵尚在和林之西也先生屬荏再作一跋攷定和林荏以紀行所載自德興宣德以北山水驛程多與記合因取《紀行》以證是記并攷史疏釋之曰

德興府今保安州宣德州今宣化縣《紀行》曰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抗胡嶺即《記》十日宿翠幄口明日北度野狐嶺路也《紀行》曰抗胡嶺下有驛曰索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旃車逐水草畜牧非復中原風土即《記》所謂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也按《一統志》野狐嶺在萬全縣東北三十里勢極高峻《遼史》重熙六年獵於野狐嶺明洪武三年李文忠北伐出野狐嶺景泰中上皇自北還也先遣兵送至野狐嶺地為撫州宣德間要道《金史》太祖紀《天輔七年四月己亥次儒州五月丙寅次野狐嶺己巳次落藜灤》《元史》

木華黎傳》歲壬申進圍撫州金兵四十萬陳野狐嶺北木華黎  
曰彼衆我寡而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  
陳帝麾諸軍並進大戰金兵追至陰河殪尸百里按壬申者太祖  
之七年也野狐嶺之戰《太祖紀》在六年辛未《記》云二月帝自將  
伐金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水灤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  
秋七月拔之八月帝及金師戰於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  
元太祖六年當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衛紹王紀》是年四月大元太  
祖皇帝來征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備邊  
八月千家奴胡沙敗於會河堡澮河當即《太祖紀》之會河川即  
奎史之會河堡也《木華黎傳》亦以克德興為在辛未年而野狐



嶺之戰。乃移下一年。會河在德興之西北。野狐嶺又在會河之北。豈有野狐嶺未敗。而德興先克。《傳》蓋誤矣。千家奴一名思忠。胡沙一名承裕。《承裕傳》。大安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成邊。烏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谿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大元將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

名而已。按《一統志》宣平廢縣在萬全左衛西十里。衛在懷安縣東北六十里。會河堡在衛西東南二洋河合流處。《水道提綱》曰：東洋河即古于延水，其源曰北哈河，在正黃旗察哈爾車卜北。哈額之東，東南流入邊城，經山西新平堡之北，平遠堡之南，又東流經直隸西陽河堡，柴溝堡之南，有西洋河自西南來會。西洋河西出陽和邊地，大僕牧地，東南流入邊城，靖魯堡北，守口堡南，又東經陽高縣城北，又東流至天成衛，西北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城北，又東入直隸界，東北流至萬全縣西南之柴溝堡，東南與東洋河合。既合，東流至萬全驛，北有一水，南至懷安縣，東北流注之。按自懷安縣東北流，合東洋河之水，即南洋河也。萬全驛置在萬全左衛城中。



會河堡在左衛之西。即在萬全驛西。承裕自野狐嶺退至宣平縣中夜率兵南行。明日敗於會河川。則宣平縣在會河堡西北。其相去當不止十里矣。《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得勝口。舊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名金之撫州。即元皇慶後之興和路。《一統志》：張家口百里在萬全縣東北二十里。興和故城在鑲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南至張家口百里。《方輿紀要》：萬全右衛初與左衛同城。永樂二年城德勝口。移衛治焉。德勝口即得勝口。即今之萬全縣也。《紀行》：過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抗胡嶺。然後北過撫州。然則得勝口為撫州南界之泊。抗胡嶺又疑即野狐嶺之異名矣。《方輿紀要》：翠屏山在萬全右衛北三里。兩峽高百餘丈。望之如屏。宋嘉定四年蒙古敗

金將胡沙虎於翠屏山遂取西京即《記》之翠幌口矣

自首至此為第一節釋野狐嶺翠幌口兼釋宣平縣會河堡得勝口等地

《紀行》曰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一解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按《紀行》於撫州下言北入昌州而不言過蓋里泊《記》言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垓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而不言過昌州就《記》言攷之蓋里泊在撫州東北《金志》泊屬撫州豐利縣縣以泥濿置則蓋里泊當在泥濿側近《水道提綱》及《一統志》皆謂泥濿在蘇尼特右翼南六

十里據《一統志》鑲黃等四旗牧廠南至宣化府邊界四十里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一百十里鑲黃旗察哈爾南至鑲黃旗牧廠界七十里北至蘇尼特右翼界一百二十里蘇尼特右翼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瀚海一百八十里計由鑲黃旗牧廠北至蘇尼特右翼四百二十里由撫州故城北至泥濿三百八十里而由泥濿北至瀚海邊二百四十里泥濿去撫州如是之遠較《記》與《紀行》所言不合《方輿紀略》云金昌州在興和西北又云威寧廢縣北有昌州城按威寧縣金屬撫州故城在正黃旗察哈爾西南八十餘里地在撫州之西昌州在威寧之北則在撫州西北而蓋里泊在撫州東北然則張參議出撫州西北行

故經昌州而不經蓋里泊。真人出撫州東北行。故經蓋里泊而不經昌州而度漠。則皆至魚兒濼也。蓋里泊當與泥濼相近。而《一統志》蘇尼特右翼有占木土鹽泊。在右翼東南七十里。西刺布祿泊在右翼西三十五里。不知孰為蓋里泊矣。《水道提綱》蘇尼特部有滾泊。在左翼南七十里。黑水濼在左翼西南一百二十里。葦濼在左翼西南九十里。古爾板馬潭泊在左翼西三十五里。最大者曰呼爾泊。在左翼東南六十五里。據《一統志》右翼東至左翼界一百三十里。左翼西至右翼界百里。蓋里泊必在左右二部諸泊之內。但不知何泊為是。而呼爾泊疑即《太祖紀》之大水濼。若昌州之狗泊。則竟不知所在也。《金史·徒單鑑傳》鑑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

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稱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蓋我兵勞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鏜鏜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續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紀行》曰昌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按《金史》張萬公傳《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



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台言所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台所言罷之為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為開築民甚苦之此之堡障當即襄所築也。

以上為第二節釋蓋里泊兼釋昌州。

《紀行》又曰自保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按《紀行》自保障至魚兒泊行十二驛自昌州以上皆不著道里長春則於二月十五日過蓋里泊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樂凡行半

月《紀行》曰魚兒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立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按此公主不知何人所尚。元代諸部落之世當主者，亦乞列思部居中，白達達部居西，宏吉剌部居東，魚兒泊、直昌、撫等州之北，疑是亦乞列思部分地。《李禿傳》李禿亦乞列思氏，太祖妻以皇妹，帖木倫皇妹薨，復妻以皇女，大臣別吉李禿從征，西夏病薨，追封昌王。魚兒泊之離宮，究不知何公主所居，疑未能證矣。太祖紀九年夏六月，避暑魚兒灤，蓋離宮本是帝所居，後以賜公主耳。按元之魚兒泊與遼之魚兒灤，名

同地異。元魚兒濼、直昌、撫寧州、沙漠之北。遼魚兒濼則與長春州混同江相近。《遼史·聖宗紀》：太平二年春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四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二月，如魚兒濼。三月，如長春河。撻魯改曰長春，必在長春州側近。《地理志》：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營衛志》：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而長春州逼近混同江。興宗道宗諸紀屢言如魚兒濼，而史文皆與如混同江。長春州等比月相連，則《遼史》之魚兒濼西去直昌、撫寧州北之魚兒濼甚遠。然太平四年魚兒濼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為一陂，與《紀行》魚

免泊有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之言頗相似、而以史攷之、實是二地。蓋元之魚兒濼在遼上京臨潢府西北沙漠外、而遼之魚兒濼則去長春州頗近。《道宗紀》大安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二月己丑、如魚兒濼。己亥、如春州。春州即長春州。己丑至己亥十日、若為上京西北沙磧外之魚兒濼、則東至混同江畔之長春州、非十日所能到。遼之遊幸、亦不應倏東倏西如此矣。按《一統志》魚兒濼在郭爾羅斯前旗西北五十里、遼長春州故城、即金泰州故城、在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三百里、混同江在郭爾羅斯前旗東一百七十里、旗東至奉天永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科爾沁界一百四十里、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至郭爾羅斯界一百八十里、洮兒河在右翼前旗